

时尚追逐者，摩登历来并无固定格局。走在上海街头，鳞次栉比的服饰小店橱窗，风格迥异，风景殊绝。有一次路过茂名北路，路边一家小小的橱窗里堆满几十年前的老物件——褪色的留声机、老式手摇电话机、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收音机、红配绿的铁皮暖水瓶、古旧搪瓷茶缸……它们貌似杂乱无章地堆放，却生出一种芜杂之美。

橱窗角落里一大把用几十条红手帕扎成的花束，阳光下烁烁耀目，它是在用色彩冲击的沉默方式告诉过往行人，有些记忆，在平凡而淡然时光中并非不复存在。

在上海看橱窗秀，南京西路无疑是最佳去处之一。品牌、品牌，还是品牌，如同搭台打擂一般，商家看重的是橱窗视觉惊艳效果，可谓独具匠心。

大小佳节接踵而至，路过某顶级奢品刚刚开在上海的全球第六家旗舰店，橱窗里Logo马车被碧翠的橄榄绿包围，枝头满缀各式缩小版最新款与水晶饰品，各种盛放的花朵四周绿树成荫。来往路人不禁驻足观望，忙着把这一抹春光存进手机相册里。

紧挨着另一大牌的橱窗，埃菲尔铁塔旁一位女性正端坐在草地上读书，耳畔小鸟啾啾声轻曼环绕，这诗意的画面仿若一

橱窗

王蓉

首诗。某水晶品牌的橱窗里，有人正把当季主题从大到小摆出来，一排排的小熊配合默契，井然有序。观赏之人渐渐增多，忽听得有人说，他们家的橱窗展示大概一年要更换十几次呢。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商家回报客人的厚爱方式？

时髦意味着引领。前不久去西安，路过一家影楼，被开放式橱窗里的模特身上的婚纱吸引。胸衣用玫瑰花制作，百合裙摆，铃兰掩映前襟，帽子则是用玉兰花扎成。听闻此地的新人独辟蹊径，鲜花婚纱价格不菲，但一经推出立刻引发热议，主打一个“高定”。

果然是真花？我凑近了细看，嘿，微风中的花瓣微微摇曳，正口中啧啧赞叹，那模特的眼睛眨了一眨，吓我一跳！

不禁想起因为橱窗而恋恋难忘的旅行。有一年冬季去阿姆斯特丹，整座城市被圣诞节的甜蜜气息浸染，短暂而仓促的停留，早已计划好的唯一一件事是购物。很可惜，商品实在不便宜。倒是被百货公司的橱窗吸引——不同于正统设计的圣

诞老人、雪花、雪橇车跟麋鹿，此地的圣诞橱窗用其他动物描述着同样的童话——跟孔雀站在一起的蓝裙美人，精灵一样通体雪白长裙的雪的女儿，银色星星并不挂在天上，却洒落脚底……离开后念兹在兹，暗自庆幸抓拍了许多“留念背景”。

去瑞士首都伯尔尼(Bern是德语“熊”之意)，可想而知，熊是这座城市的标志。老街两边密密匝匝的地下小铺，家家店门都斜斜地开在连拱长廊之下，颇有点北方菜窖的意思，很有趣。充满妙趣设计的橱窗挨门挨户，一路逛过去。几颗坚果围绕着一捆原木制成的绘图铅笔、手工编织的各色毛线小熊、黑白陶艺小熊、隔空飞行的乌鸦身后是一辆马车，上面坐着大笨熊……看似并不旁通，但主题百变不离其宗——紧紧围绕着“熊”展开。

临行前，进到一家卖当地玩偶的小店，橱窗里端坐着一只猫，皮毛水滑，体态俊美。我试着上前摸一摸，它竟然不逃，脖子系了根印有店主名字的小铃铛，爱猫之人情不自禁，纷纷抱了它合影，竟然来者不拒更不惧。莫名想起新海诚五分钟的黑白短片《她和她的猫》，一只猫跟一个女孩组成一个小世界，想起那句：“世间万物皆在不停地变幻，我只对这不变的心跳情有独钟……”

从前的村庄

石毅

从前的村庄没有瓦屋楼房，清一色的草屋手挽手肩并肩连成一排排。披着芦苇或麦秸的土墙围成方形的院子，里面盛放着木柴与腌菜的陶缸及生活零杂。

村庄几乎家家养鸡、猪与数量不多的牛。悠扬的鸡鸣是村民每天晨起的信号。几家共用的牛是耕地的帮手。人们对牛的呵护胜似亲人。白天，把牛牵到水塘边沐浴；晚上，用艾草、青蒿焚烟驱蚊；寒冬，牛和人共居一室，彼此倾听着对方的呼吸，共度漫长黑夜。

村庄里的狗履行着看家护院的职能。受人的教化，它们并不凶恶。对陌生人的狂吠，往往声大雨小。倘不小心犯了错，主人会毫不客气地抽过一根藤条，狗立马躲进床底，一声不吭。狗有许多好听的名字，比如花喜、小白、黑子、黄马……

村庄也没有名贵的乔木，满地皆土树——桃梨杏枣、槐槐桑榆、柳构梧桐。它们跟村庄里的人一样，都实实在在。高大的白杨与结实的洋槐上垒着喜鹊窝。村庄来了客人，热情的喜鹊就会提前向主人“喳喳”地报喜。树筛下精细的阳光给脚下的艾草、青蒿、苍耳、益母草。草用它的的气味或利器驱赶靠近树的蚊虫、猪羊。木兄弟情同手足，惺惺相惜。

各家门前或屋后都有菜园。菜园里种着葱蒜茼蒿、萝卜白菜、辣椒茄子、黄瓜豇豆。有的菜园中央一株漂亮的鸡冠花或一丛美人蕉。菜园篱笆上缠绕着藤蔓，挂着南瓜、葫芦与彩色的茶豆角。菜园旁有猪舍。猪舍顶着一盆火焰草或风仙花。火焰草是解毒止痛的良药。捣烂它的叶片敷在蜜蜂蜇的疮痍上，一夜就能消肿。

村庄的人们淳朴友善，乐得其所。清闲时刻，人们聚集在村庄的大槐树下听大鼓、坠琴。礼拜天，一群老人结伴去小镇的教堂做礼拜，听牧师讲经论道，接受精神上的洗礼。烦恼与忧闷闷怀顿释，平日的丝恩发怒冰消雪融。在村庄，谁家女儿出嫁、儿子成婚，忙不过来，左邻右舍都会搭把手；谁家添了新生儿，孩子们端着花碗讨喜面；谁家盖新房，大伙提两瓶土酒一起去庆祝……

村头阳光最丰盛的地方是池塘，一池挨挨挤挤的荷叶，风一吹，香飘满村。晚饭后，拎个小木凳，或顶条苇席，地上一铺，伴着月色荷香，好不惬意。一口老井临池而居，四周石板青青。井壁上，碧绿的苔藓泛着青辉。炎炎盛夏，几口清凉的井水下肚，神清气爽；冬天，井口冒出乳白色的热气，暖如温泉。池塘岸边是开阔的打谷场。大大小小的麦垛无论阳光还是雨季，都心如止水，静若菩提。

村路是土路。孩子们都喜欢光脚走路，任泥土的抚爱从脚到膝，直达灵魂。泥土是人的衣食父母，不仅能养人，更能疗伤，给人愉悦。割草不小心弄伤了肌肤，抓一把沙土揉成团，伤口上一敷，马上就能止血。夏天下雨，孩子们把泥土和成团泥，在一起摔泥炮，飞溅的泥花碰撞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

村庄临河。河里，一丛丛芦苇拥着一株株香蒲。河面铺着芡实叶、水葫芦与菱角秧。水蛇在水草间迈着“S”形舞步，甲鱼趴在水草上晒太阳，青蛙调皮地打着唿哨，蜻蜓用尾巴不停地地点水，累了，就抓住草尖小憩。河边，牛羊们甩着尾巴低头吃草，清澈的河水一口口流进牧童干渴的心田。

河岸沙土地长着红薯、玉米、花生、高粱、黄豆、芝麻。红薯归仓是众作物的压轴节目。那时，天空蓝得像清澈的湖水，大地上绽放着一朵朵圣洁的“白莲花”。

河堤之外是海一样的稻田。野豌豆作绿肥，禾苗敦实，谷穗饱满。漏网的稗草清新脱俗，出人头地。水稻一般很少生病，但会遭虫子，农家从不用农药解决问题。在凉爽的清晨，他们挎着粪箕，采摘一个个鼓蓬蓬的稻苞虫，然后，倒进池塘里喂鱼。对付稻飞虱，就用塑料布裹一盖油灯放在田埂上。一夜间，灯笼里落一堆飞蛾。

稻田有水的地方，总是有鱼。鱼都不大，各种各样——泥鳅、黑鱼、鲢鱼、鲫鱼、麦穗鱼、螃蟹鱼、菩萨鱼，还有小虾，也有丑陋的蚌蟹虫与吓人的小蚂蚱。

霜降来临，稻田变成了金色的海，天空变成了蓝色的海，金色的树木把村庄装点成一幅灿烂的油画。

入冬的村庄草木萧条，一片灰暗。一阵阵呼啸的北风过后，送来一场大雪，村庄彻底变了模样。大雪覆盖下的村庄静如处子，冰肌玉骨，超凡脱俗。村庄如同一个佛国，一个童话世界，一座世外桃源……

游戏与人生

颜萍

无意间，在刷某宝时弹出一个窗口，打开是一个游戏，名“消消乐”，玩法简单，一个正方形由81个四种颜色的小方格组成，三个同色方块连成一线便可消除，根据难度系数，越往上要求消除的次数增多，方块的颜色和障碍物也会增多，难度逐级递增。达到每周规定的次数而未完成消除要求，则判为输。

初级阶段，三下五除二即可过关进入下一局。本以为，游戏简单，无聊的时候玩上一两局很解乏。殊不知，很容易上瘾。若非自律，很快会被卷入“有(游)瘾一族”。

瘾，字面解释就是对人或事的依赖。《当下的力量》中有云：“所有沉溺上瘾都源自你无意识地拒绝去面对和经历痛苦。每一次上瘾症都始于痛苦，又以痛苦收场。无论你上瘾的是什么——酒精、食物、合法的或非合法的，或者一个人，你都是在用它们来掩盖你的痛苦。”如果说，因为苦而寻求逃避是上瘾，那么我们反过来，是否为了寻乐而上瘾？

那么，“消消乐”，“乐”在哪里？我以为，它满足了每个人的好奇心。小时候，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，石头压倒剪刀，剪刀压倒布，布压倒石头，胜负只是往前走一步，也会换回满脸喜悦。再后来，考试得了满分，瞬间碾压了全班49人，满脸的得意，慢慢地，有竞争对手出现，心里总会暗暗较劲，希望超过那个年级第一。例子不胜枚举，虚拟人生，有赢在尘世的错觉，弥补了现实中步步维艰的窘迫，满足了每个人的成就感。



追春逐梦

杨兵 摄

華亭風

孙伟安书

迫，满足了每个人的成就感。

小胜即安的喜悦难以替代勇往直前的快感。战场上，敌我狭路相逢，都希望把对手摆平，成为他们的俘虏。在游戏里，穿越了一局又一局的艰难险阻，犹如在战场上杀敌几千，好像叱咤风云的将领，呼风唤雨，独领风骚。

它化作了每个人心中的假想敌。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敌人，也没有那么多竞争对手，无非是人们为了自我保护，各自披上坚硬的外壳而已。于是，在游戏里，杀死假想敌，打败假想敌成为一种可能。每个障碍、每个方块都可以被视作假想敌，抢占先机，先入为主，道具辅佐，实在不行再去花钱购买“神器”，直到炸掉它，干掉它，让你步步高升，扬眉吐气。

无论是满足人们的好胜心、成就感，还是满足每一个假想敌都不如你的假想，其实说到底，还是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每个人都需要心理调试，适当减压，或许，就不会逃避现实，沉溺于游戏中。

之前我从未涉猎网游，读书写作足以作为工作之余的慰藉。唯独这款“消消乐”，引起了我的关注，也试图通过这个游戏来理解“游戏之乐”。不得不说，游戏来源于现实，也高于现实。

自然法则，有输就有赢。游戏再难，只要坚持多玩几盘，在玩的过程中，学会总结规律，熟练运用道具，稍加训练，终究是会过关的。游戏的开发者大多根据人的心理，不断推出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……有点像网络小说，更了又更，俗称套牢，所以，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，一局的输赢更不足为奇。也像极了人生之路，起伏伏，只要不是Game over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而每一局中，关键的只有一两步。一步之差，你就离胜利差了一局、两局甚至更多的时间，但只要继续，胜利还是有希望的。但对不同的人而言，也可能没希望了，因为人生余额不足。这就是游戏与人生的差别。

一张旧桌子

张培亮

忘的快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张旧桌子成为我们家的中心。每天吃饭时，我们都会围坐在桌子旁，享受着家的温馨和美食的滋味。除了吃饭以外，我还会经常在桌子上写作业、画画，甚至和小伙伴玩游戏。那时候，这张桌子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产之一，也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了家，在城市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活。每次寒暑假回家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去看那张旧桌子。它变得破旧了很多，但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，默默地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。有时候，我会在桌子上放上一束鲜花，或者放上一杯茶水，感受着它带给我的温馨和宁静。

多年以后，这张旧桌子已经不仅仅是一张桌子，它更是我们家的象征。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变迁，承载了我们的欢笑和泪水。

如今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新家具、高科技产品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但那张旧桌子依然屹立不倒，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具，更是一个情感的寄托，一个回忆的载体。每当我们在外面奔波忙碌时，那张旧桌子总会让我们想起家的温暖和宁静，让我们感到安心和舒适。



白首方悔读书迟
篆刻：徐锐

立春，大地回暖，驱散严寒，丝丝春雨滋润着这片黑油油的土地，农人的汗水流进这土地。清波荡漾，像一片明镜，折射着天光云影。白鹭飞来，在田野上轻盈地舞蹈跳跃，像在寻觅着什么。它欣喜地发现油菜花悄悄地从土里钻出来，慢慢伸直了腰杆。它找到了种子发芽的快乐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……

春风轻拂，油菜花开始吐露金黄，一簇簇一团团在明媚的阳光下激情绽放，金

气象站的天籁之音

霍寿喜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大巴山区的一个气象站。全站连炊事员一起只有7名职工，每天除了给当地的广播站提供天气预报外，主要任务就是气象观测。

在这个偏僻的气象站，中专毕业的我算是稀有人才了。站长老刘当时就把我列为站里两“宝”——另一“宝”就是值班室里那台很气派的半导体收音机(好像是上海红牌)，形状大小与现在的微波炉相仿。这台功能和效果在当时堪称最佳的收音机，是省局作为仪器配给气象站的。当然，除了收听高空天气形势外，这台收音机主要还是供我们娱乐。

当时，职工们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，精神方面也透着空虚。因为没有电视(即便有，也收不到信号)，而普通的收音机效果又非常差，值班室那台高质量的收音机，自然就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。小马、小金特爱听相声，小李和刘站长则着迷于评书，我们几个的共同爱好是听歌。每逢星期天的晚上，即便不值班的人也会去值班室，目的是收听“下周文艺节目预报”，每个人都记下必听节目的播出时间，那个认真劲儿，也不亚于在观测簿上记录气象数据。

记得每晚的八点半是“歌曲时间”，此时，气象观测记录已整理完毕，工作步入一天中最清闲的时段。收音机里的歌曲时间，就成了我们的享受时间。《北京颂歌》《雄伟的天安门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……以及张振富、耿莲凤的男女声二重唱，令我们如痴如醉。有时，我有点想家了，情绪开始低落，但只要听到值班室传出的歌声，我顿时就会兴奋起来(幸亏那时没有什么思乡的歌曲)。刘站长似乎看出了这点，只要我

沉默不语，他就过去给我调收音机频道，一般总能调出歌声来。

当时，我和小马、小金都是单身汉，吃住都在站里，也共同享受着收音机资源，每周至少共同收听三次“歌曲时间”。如果碰上一首校园歌曲(如《走在乡间的小道上》《踏着夕阳归去》)，那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了，狂热的劲头，一点也不逊色于现在少男少女迷周杰伦或超级女声。当时演唱台湾校园歌曲的王洁实、谢莉斯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我连发型都弄成王洁实的“分头”。

就在我中专毕业前夕，日本的电视连续剧《排球女将》开播了。我虽然只看过几集，但女主角小鹿纯子的形象已经闯入我的梦中。可惜，到了气象站，电视看不到了，我的“梦”也断了。幸亏歌声没有断，时不时还在收音机里听到《排球女将》主题曲。让我做梦都没想到是，半年后的一天，这首名为《燃烧、攻击》的主题歌竟然进入电台的“每周一歌”节目。记得那天轮我值班，但小马、小金在“每周一歌”时也准时到达。我们正跟着收音机哼唱，却没料，值班室的墙被撞得咚咚响，就听隔壁的小李在叫唤：“快把收音机声音开大一点，这首歌太好了！”原来，小李因为要上夜班，提前睡觉了，可他又想错过这美妙时刻。

想起秋雨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：在公共空间里大声播放音乐，是一种违反公德的行为(大意)！这样的判断，在当代时代是没有错误的，但如果推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可能就不准确了。要知道，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山区气象站，信息极度闭塞，工作无比单调，任何有节奏的声音(包括歌曲)，都可归入天籁之音！

油菜花开了

常虹

色的笑颜把时空染黄、仿佛从春光里喷射出来，清香溢满大地。万亩良田，一片被花海映照的庄稼地，像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，张开热情的臂膀，把赏花人送向花海的中央……

油菜花开了，那一簇簇飘香的花朵，那一垄垄被阳光亲吻的田野，就像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笑着，走着，又像一个英俊的少年，领着我们向前去。

油菜花开了，如果你更专注，你会听到田野怦怦跳动的声音，那是生命的律动，那是欣欣向荣的音符！

油菜花开了，金色花海正在绽放璀璨的光芒，这是大地生长的金色之歌！这是一曲浸透了乡野之美的生命之歌！

淡淡悠悠
的雨水，
淋湿了，
那朵花，
那片
着边际
从云端，
一泻千里
深透的
气息，不
当我，
远望天
边欣赏
流云时
声音
花开的
香味，
花落的
心上
发现它
早已停
留在我
心穿
过闭
上的眼
睛
当我，
伸出
双手
拥抱
春
风时
感觉，
幸福
暖流，
从手
心穿
过闭
上的眼
睛

春天里

陆联群